

古玩市场的“青铜器”，为何总是赝品多

当我们漫步古玩市场的时候,琳琅满目的“商周青铜器”(以下简称青铜器)随处可见,这些布满铜绿的器物往往标着惊人的低价。但是,稍具常识的收藏者都知道,真正的青铜重器不可能在街头巷尾随意流通。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古玩市场的乱象,更是一道关乎文物保护的法律红线。



文物保护法构筑的青铜器保护屏障

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五条规定,境内地下、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,均属国家所有。第六十一条明确禁止买卖馆藏文物,其中,青铜器作为重要的文物门类,均属于三级以上文物,处于严禁交易的范畴。2017 年,在陕西破获的特大青铜器盗掘案中,犯罪分子盗掘的西周青铜鼎,经鉴定,为国家一级文物。主犯因此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。我们需要明白,我国的法律对于青铜器保护一直保持着零容忍的态度。

对于民间收藏,《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传世青铜器需要经过省级文物部门的鉴定备案。2019 年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,当年全国备案的民间青铜器仅 37 件,且多为明清时期的普通器物。那些声称家传的“商周礼器”,不过是现代

作坊的臆造品。

假货泛滥的灰色产业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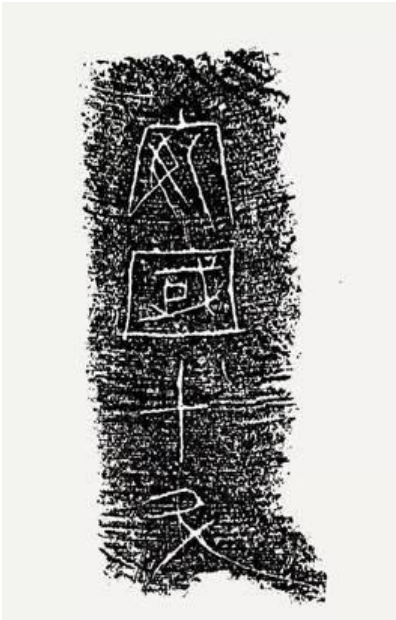
某地仿古作坊调查显示,采用“失蜡法+化学做旧”工艺的青铜器,生产成本不足千元,在古玩市场却能标价数万。这些赝品多打着“出土文物”“海外回流”的幌子,利用消费者捡漏的心理,牟取暴利。在 2021 年公安机关所破获的跨省制假案中,犯罪团伙通过直播带货的假青铜器在一个月就超过了 200 件。

并且,鉴定领域里同样暗藏了玄机。个别“专家”收取高额鉴定费后,随意开具虚假证书。例如 2020 年某拍卖会出现的“西周青铜尊”,通过中国科学院的检测发现,铜锌比例与现代黄铜完全吻合,所谓“X 射线荧光检测报告”竟是 PS 伪造。

合法收藏的正确打开方式

我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第五十条规定,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可以通过依法继承、购买文物商店或拍卖企业标的等方式取得文物。北京文物局数据显示,正规拍卖行青铜器的拍品年均成交不足 20 件,且多为明清铜炉等普通器物,均价在 5 万~8 万元区间。

收藏爱好者可以选择现代工艺美术师创作的青铜器仿制品,并且这些作品需要标明“仿古”“复制”的字样。在故宫博物院授权的文创产品中,11 复制的何尊售价为 38 万元,它既具艺术价值又完全合法。而对于出土特征明显的“生坑”器物,作为中国公民,我们应该立即向文物部门报告,切莫贪图小利而触犯法律。



文物承载着许许多多的文明密码,保护文化遗产是每个公民的责任。当我们面对市场所谓的“青铜重器”时,不妨多一分理性认知,少一分投机心理。记住:真正的国之重器,永远闪耀在博物馆的展柜中,而不是流落市井地摊。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用法律武器守护自己的文明火种,才能让中华文明的血脉永续流传。

来源:科普中国



镇国镇宫之神器——汝瓷

中国是瓷器之国,自十七世纪以来,“China”一词成为世界上瓷器的代名词。汝瓷始于唐中期,盛于北宋,雄踞宋代“汝、钧、官、哥、定”五大名瓷之首,有“汝窑为魁”的美誉,在我国陶瓷史上有极其显著的地位。

汝窑瓷器土质细腻,胎骨坚硬,工艺考究,又以名贵玛瑙入釉,满釉支烧,有“青如天,面如玉,蝉翼纹,晨星稀,芝麻支钉釉满足”的显著特征。作品釉色纯净,细美如玉,柔和内蕴,随光变幻,王者之气与生俱来。制作过程不惜工本,精益求精,成品率极低,史上有“十窑九不成”之说,而且烧制成品御用落选的一律砸碎毁掉,以至于成器很少。

北宋时汝瓷器表常刻“奉华”二字,京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“蔡”字以作荣记。正是因为汝瓷烧制被宫廷垄断,其命运与皇朝密切相关,当战火纷乱,改朝换代,官窑被毁,汝瓷如昙花般释放出惊人的美艳后,便随着赵氏王朝的没落而香消玉殒,变成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留存在历史长河中。

宋、元、明、清以来,宫廷汝瓷用器,内库所藏,视若珍宝,可与商彝周鼎比贵。被历代帝王视为稀世珍宝和镇国、镇宫之神器,有“纵有家财万贯,不如汝瓷一片”的美誉。

时至今日,汝官窑传世品更为稀少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 17 件、上海博物馆藏有 8 件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 23 件、广东省博物馆藏有 6 件,另外再加上英国大维德基金会、日本大阪国立东洋陶瓷馆等知名博物馆,和少量由大收藏家典藏的宋代汝瓷,总数也不足百件。

汝官窑不仅在中国艺术史和陶瓷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更是历代古董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罕之器;每一次在拍卖界现身,都是收藏家们的饕餮盛宴。

1992 年秋,一件直径仅仅 8 厘米的宋汝窑盘在纽约拍卖,成交价高达 154 万美元。

2004 年,在郑州日信拍卖有限公司,一件汝窑粉青釉“鸳鸯水注”以 1050 万元人民币成交。

2006 年 4 月,一件汝窑“玉兰瓶”在北京红太阳拍卖行拍出了 1.6 亿人民币的高价。

2012 年 4 月 4 日,香港苏富比拍卖行举行一场名为“天青宝色——日本珍藏北宋汝瓷天青釉葵花洗”的专场拍卖,这件直径 13.5 厘米的葵花洗在激烈角逐后以 2.0786 亿港元成交,创造宋代瓷器新的世界拍卖纪录。

2017 年 10 月 3 日,香港苏富比秋拍,一件“北宋汝窑天青釉洗”以 2 亿 9430 万港元天价成交,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。

中国当代杰出大写意花鸟画家、书法家、美术教育家李苦禅为汝瓷题词:“天下博物馆无汝(瓷)者,难称尽善尽美也。”汝瓷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。

来源:科普中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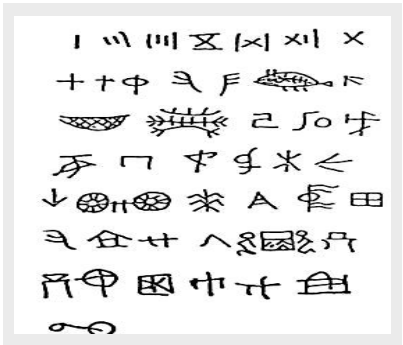
5000 多年前古人的“记事本”都画了啥？

■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文化协会会员、良渚博物院社教专员 潘嘉平

现代社会电子设备发达,人们利用各种媒介储存和传递信息。当我们把时针拨回 5000 多年前,在那个没有文字的年代,先民们是如何进行信息沟通和记录事情的呢?良渚文化考古告诉我们其中一个答案:刻画符号。迄今为止,考古发现的石器、陶器刻画符号已近千个,有六七百种。

部分成串的符号像叙事一样描述着当时的生产生活,走近它们如同翻开了 5000 多年前古人的“记事本”。

良渚文化考古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上海、江苏苏州、浙江杭州等地,其中在杭州余杭区发现的古城遗址面积为故宫博物院面积的 8 倍多,组建的水利系统则用了近 30 座水坝。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要的人力、物力资源需要严谨地计算和记录,并且将命令丝毫不差地传递下去,这些记录的载体很有可能是有机物质(易腐),我们很想找到它们。然而 5000 多年的岁月抹去了它们大部分的痕迹,只留下一大堆谜团——刻画符号。



在众多的刻画符号中,有一些单个的符号比较写实,可能是对于当时风物的记录。它们大多以碎片形式出现,例如在杭州市余杭区庙前遗址出土的“刻符狗狗”,余杭区马家坟遗址出土的“石镰”,余杭区卞家山遗址出土的“石犁”,以及在嘉兴海盐仙坛庙遗址出土的“房屋”。比较完整的器皿,如在杭州市余杭区葡萄畈(fàn)遗址发掘出土,刻着

“扬子鳄”的陶刻纹宽把杯,其功能与“匱(yí)”相似,是用来倒水洗手的。如此来看,餐前洗手的习惯可能也延续了 5000 多年!

出土于杭州市余杭区南湖遗址的刻符陶罐,虽然用料工艺都很简单,却胜在完整。在它表面刻有十二个意义非凡的符号,古文字学家找到了和甲骨文中“钺(yuè)”和“虎”字造字逻辑几乎相同的符号,其中“钺”的形象,还同样出现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出土的陶尊上,以及同时期苏州澄湖遗址出土的贯耳壶上——简略版的“石钺”,两者之间的关系就犹如汉字繁体与简体一般,一体两面。虽然这些刻符与甲骨文的逻辑甚至少量字体都很“形似”,但如果用甲骨文的解读逻辑去生搬硬套它们的内在含义,显然不具备说服力。

解读这些刻画符号,就像是对良渚文明这个巨大的压缩包进行解压的过程。现阶段对良渚刻符的解读仅仅只是个开始,未来或许会有更多新发现。